

民间那些事

中国古汾州民间故事集

刘瑞祥民间文学集·之三

(下卷)

刘瑞祥 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那些事——中国古汾州民间故事集(下卷)/刘瑞祥编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1. 1

(刘瑞祥民间文学集·之三)

ISBN: 978-7-5378-3438-4

目 录

下 卷

胡先生教学	1
丑妻	2
吃饱了撑的	4
豆腐老汉	5
老婆老婆快开门	7
倒失鬼	10
玉葡萄	14
灵人	16
黑厮儿娶媳妇	18
鬼剃头	19
十七七养下十八八	22
“秀才”种地	24
艳遇	27
一碗腊八粥	29
天 火	31
纸人人	33
砍椽人	35
侯百万	36
六 尺 小 巷	39
临死鬼打帮	40
吃烩菜	43
里边的外人	44
梦先生	45
馋 嘴 先 生	50
山 村 祸 事	53
天 理 良 心	54

摊片子	59
圣贤愁	60
哑巴媳妇聋子公	64
贺阴阳	65
俏皮话	67
三个结拜兄弟	68
运神爷	69
黑 眼 阴 阳	72
托 梦 还 债	73
老 娣 哭 吼	74
生食气	76
坟头上钉橛子	77
两秀才遇村姑	79
连 字 寿 联	81
打秋风	82
有理也寸步难行	84
兄 弟 进 士	86
嫌 贫 爱 富	88
不 是 偷 跑	89
捣 蛋 厮 儿	91
斗嘴	93
进士第	94
洒乐嫂	97
教妻	98
善 恶 之 争	100
捎脚	102
儿 女 亲 家	103
来而不往非礼也	105
拍六	106
没 吃 了 亏	111
会连襟	112
懵 懂 买 卖	114

教书.....	115
收风水.....	117
卯里不知窍里的事.....	119
杀人不偿命.....	121
溜簸箕.....	123
意故.....	124
结磕子.....	126
碾场.....	129
人杰地灵.....	130
神鬼无奈.....	131
三朵花.....	133
烘炉梦.....	135
三尊神像.....	137
掏雀儿掏出蛇来了.....	139
吃上谁家向谁家.....	140
小人儿.....	142
梦话成真.....	144
狼哭冤情.....	148
瞎子拉驴不松手.....	151
顶神.....	154
活烧纸.....	155
选阴宅.....	159
想当年.....	163
活财神.....	165
树皮也就那了.....	168
提笔一“点”.....	169
叫化子上公堂.....	171
张公行善.....	172
六人仨脑袋.....	174
小姑子.....	175
汾阳城地斜哩.....	177
古画美女.....	179

两串铜钱.....	180
张家碌碡.....	182
良言一句值千金.....	184
千里送鹅毛.....	187
真假公子.....	192
玉蓉.....	194
狐媚.....	199
小人国.....	201
短六十.....	202
箭箭不离屁眼.....	204
枣核尖.....	207
大丈夫不听背耳之言.....	209
大堂上安茅子.....	212
门楼上下.....	214
不识一字.....	216
没有结成的西葫芦.....	218
冥财.....	220
八月十五日正圆.....	222
没尾巴来成.....	225
飘逝的流水声.....	228
半疙瘩金砖.....	231
六宅子.....	233
打破砂锅问到底.....	235
哑子“请三”回娘家.....	237
十字门外红白石.....	237
捆不住了.....	240
老两口听房.....	241
弄巧成拙.....	242
“燎窝”里的“炮仗”.....	244

下 卷

胡 先 生 教 学

汾阳的东北境是大山区，号为头、二、三道川，清代时属王民里。三道川里有个王家社，离县城八十里，全村也就三二十户人家。这地方由于太偏僻，因此识文断字的人极少，为了让后代人能有点文化，能写一写算一算，村里的几家人凑钱请了个先生，为八九个孩子上课。

这地方离文水县城比汾阳近一半路程，请来的先生姓胡，是文水人，年纪有五十出头，从小读过几天私塾，能认得千把来字，可以算作一个粗通文字的人。这要在城里，别说是当教书先生，连账房先生也当不了，可物以稀为贵，到了大山里那就是受人高看的文化人了。当然，除了这黑老沉山里，人家谁请他当教书先生？教室安在一间土窑洞里，连桌子也没有一张，学生们也没课本，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课。第一堂课胡先生教数字，内容是“一二三”。山里的孩子们从小只知道放牛放羊，冷不丁叫坐下来学文化，一个个都是先学后忘，教了三天，“一二三”还难以顺顺当当地写出来，要说笨，确实也够笨的了。孩子们回家，有的家长就问今天学了什么，一连三天，孩子们都说是“一二三”。有的家长就不高兴了，心想，我们花上钱雇上你，怎么天天都是“一二三”，这还能学下个文化？于是，有的家长就对孩子说：“你明天到了学堂里告你们老师，就说我爹说了，‘一二三’那敢是书？”第二天，这家的孩子把父亲的话转告了老师，胡先生听后对学生说：“你回去告诉你爹，‘一二三’不是输难道是赢？”原来，胡先生过去好赌，他把学生说的“一二三”，以为是学生的父亲托孩子问输赢的事。这种数点点的赌博方式是丢色儿，“色儿”就是骰子，小四方体，六个面上有点数，从一到六。丢色儿时用一个大海碗和六颗色儿，庄家把六颗色儿抓起来往大海碗里丢撒，“色儿”的点数必须有三颗是一样的点，这才能以另外三颗“色儿”的点数计输赢。若非三颗“色儿”的点数相同，则这一盘无效，再重新开盘。“一二三”是最小的点数，当然只能是输。赌场上有顺口溜云：“家中紧用钱，一丢一个一二三。”意思是事与愿违。

其实，别看胡先生文化不高，可他在教学生认字时很会用启发式。比如教狗字，他首先把狗字写在黑板上，随后就问学生：“你们家看门的是什么？”学生们回答说是狗。胡先生就指着黑板上的字说这就是狗字，领着学生们高声念十来遍。然后他又写下一个“咬”字，对学生们说：“你们家的狗在朝生人汪汪的时候，那是在做甚哩？”学生们说是在咬哩。胡先生

就很高兴地对学生们说：“答得好，黑板上的这个字就是咬字。”于是学生们跟上他一遍一遍地念了起来。

在胡先生的教育下，这几个山里的孩子认下不少的字，家长们也都高兴了，觉得这个先生请得不赖。这天上了课后，胡先生还是用启发式来教学生们认被子的“被”字。他

先抽起一个学生问道：“你家的炕上铺着什么？”

学生回答：“垫席。”

他继续提问：“垫席上面是甚哩？”

学生又答：“毡子。”

“毡子上面是甚哩？”

“油布”。

“油布上面哩？”

“褥子。”

“褥子上面哩？”

“俺妈。”

“你妈上面哩？”

“俺爹。”

“你爹上面哩？”

学生说甚也没啦了。胡先生原本以为问到褥子上面时，学生肯定会回答是被子，没想到问到最后还没问出被子来，只好硬着头皮问学生说：“哪你爹身上的被子哩？”

学生回答说：“给俺爹蹬到一壁子了。”

学生们“轰”地笑了，胡先生也笑了，这笑声飞出了土窑洞的门窗，飘散在四周的山坡上、沟谷里……

丑妻

俗话说“丑妻是一宝”。言外之意是老婆丑了没人谋，连自己也会因妻丑而减少房事；于家庭落得安然，于自己落得康健。然而，以此谓“丑妻是一宝”未免有点牵强，而这篇故

事中的这位丑妻可真是一宝，因为她有旺夫命。

以前，“男尊女卑”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男人娶了女人，若是发达了，便说自己有本事；若是破败了，便说女人是妨主脑；若是命归西天，便说女人是克夫命。女人成了折恶水的圪洞，也就是倒污水的坑。其实，一个家庭的兴衰，主要看当男人的蹬打劲哩，男主外，女主内嘛。

有个丑女，丑得让人一看就皱眉头，那眉眉眼眼也不知当爹妈的是怎作造得，没一样是顺眼的。媒人给丑女说了不少的对象，都没弄成，有粗野的后生竟然说怕见了她圪哨得吐下哩。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家寒娶不起妻，有媒人给他说丑女，并劝他说你娶过来吧，再不娶，一滑过四十就没人嫁了，将来能不能娶过个后公婆娘还是两说说。这男人虽然听说丑女丑得让人不好活哩，可谁怨自己是个穷鬼哩，只好点头应承。丑女过门后，虽说不受男人的待见，可人家勤快，又喂鸡又养猪，结果是做甚甚兆，弄甚甚好，甚至有不明来路的野牛犊子跑进了他家，撵也不走，也打听不到丢牛的人家。有好几回，这家的男人走路就拾见了银元宝，你说走运不走运。娶过丑女的第二年，这家男人想置一挂大车，为的是拉运方便，可家中的钱不够，男人有点犯愁，想出去筹借点。丑妻对男人说：“不用出去了，借钱难哩，咱自家想法子吧。甚不甚你先给我用铁瓢从水瓮里舀上一瓢水，放到院里的香台上吧，我

有用哩。”男人不知丑妻要一瓢凉水干啥，人家这样说了，他也就照办了，随后见丑妻在香台上的香炉里插了三炷燃着的香。这家男人吃了早饭后，丑妻叫他把放在香台上的铁瓢拿回来，说舀水要用哩。当他把铁瓢往起一拿时，觉得重沉沉的，一看，水凝固住了。他很纳闷，这大热天的，水怎么冻住了？赶紧拿给丑妻去看。丑妻接过铁瓢，反过来在案板上嘣嘣磕了两下，铁瓢里凝固了的东西脱了出来，丑妻告他说，这是个银秃子，足够你置大车买牲口了。

几年后，这家成了村中的财主，家财丰厚，派头十足，宅院里有捶敲洗涮的、揩抹打扫的、烧水做饭的……

旧日，人们在眼红有钱人的生活时，有顺口溜云：“吃饭是鸡蛋糖饼儿，睡觉是蚊帐凉席儿，怀里有大姐儿二姐儿。”这家男人甚也蔚贴好活了，可怀里还缺少大姐儿二姐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丑妻越看越不顺眼了，于是以不生养为由，一纸把丑妻休了。丑妻也不哭也不闹，平平静静离开了他家的大门，临走只带走了一包随身的衣服。这家男人随即娶了大小两个老婆。可自休了丑妻后，他做甚甚不顺，干甚甚倒运。地里的庄稼，冰雹只打他家的，打得颗粒无收；牲口是倒在地上“卜俩卜俩”就死了，你说怪不怪？

这年夏天，天上干打雷不下雨，一道闪电下来，他家竟然着了天火，风助火势，全院化

成了灰烬。反正他家是倒运事一桩接一桩，最后在买卖上又受了人家的骗，全部家产荡然无存，大老婆二老婆早已卷上私房钱回了娘家，他沦为了叫化子。人们都骂他不受屈，活该，谁怨他要坏了良心哩。丑妻离开他家后，又嫁了外村的一个穷汉，结果不出三年就发达兴旺了。这家的男人心好，对丑妻很体贴，是好两口子。

一天，丑妻在自家的家门口，看见了沿街乞讨的前夫，也就是那个没良心男人。丑妻就把前夫唤到自家的宅院里，好吃好喝待拢了他，又给他换了衣裳，临走时，眼里含着泪给他包了五六个窝窝头，并把他送出街门。一日的夫妻百日的恩。丑妻的这种很念旧情的举动，虽然让她的前夫也感到了懊悔与惭愧，可当他提着包窝头的笼布，走了一段路后，心中开始升起一股怨恨。哼！不说给我包上些银元宝，给我包的是窝子头，这东西我到谁家叫化不来？就是包上些白面馒头也算哩，这不是明白的寒碜小看我吗？我敢天生是吃窝子的口？他越想越恼火，见对面过来两条狗，于是，恶作剧地把窝头一个一个地往空中抛，看两狗争食，为抢夺窝头而龇牙咧嘴地打架。当他手中留下最后一个窝头时，突然想起今天的晚饭还没着落，便重新包好带在身上。

傍晚，他回了破庙里，肚子又饿了，他想起了那个窝头，取出来一咬，硬邦邦的啃不动，顿觉窝头变得很沉重，仔细一看，这哪里是窝头，而是一个金元宝，丑妻的前夫顿时流下了忏悔的泪水。此后，他用这个金元宝在镇子上开了一个像样的杂货铺，又娶了妻室，还生

了儿女。他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元配丑妻给他的，因此，常常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去丑妻家探望，叫孩子们认丑妻作了大妈。

吃 饱 了 撑 的

骨瘦如柴的财主，独眼眼地看着新招来的一个身高马大的长工，在狼吞虎咽地吃饭，窝头吃了一个又一个，咸菜吃了一碟又一碟，稀饭喝了一碗又一碗。财主心里很高兴，还不住地点头说：“行，行，还行，这饭量还行……”财主夸奖长工能吃饭，这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不，这个财主真还是要雇个吃多的长工哩，吃少的他还不要哩，他的理论是能吃就能干，一人能顶俩。这个瘦财主是在总结了以前用工的经验后，才得出这个结论的。以前，他

总是挑饭量小的人用，害怕用上吃多的人吃亏哩。可他发现，那些用上能吃的雇工人家，表面上看好像吃了亏，实际上是逮便宜哩。饭量大的人，的确比饭量小的人劲大，干活也多。有些活计，劲大的人能干，而劲小的人就干不了，还得加人哩。他思谋，我如果雇上一个饭量特大的长工，就算他一个人吃上三个人的饭，可至少他能顶两个人干活，这样下来，虽说多耗了些粮食，可省了一个人的工钱，算总账还是赚了。正是由于这样算计，财主才决心招雇一个大肚汉，而且越是能吃越是受欢迎。这个长工以惊人的饭量吃饱喝足后，财主要他去锄高粱地。长工索要两把大锄，说一把不够用，财主以为他是一手执一锄，左右开弓地干哩，便高高兴兴地把锄头交给他，眼看着长工扛上两把锄头，打着饱嗝慢悠悠地走了。长工上地大约有一个时辰后，财主出去看长工干下的活计，按行话叫监工。财主到了地头时，见长工正一个胳膊窝里撑着一把锄头，在那里站着哩，一看庄稼地，连一垌也没锄。财主火了，大声吼道：“你为什么不干活？”长工很难为情地说：“东家，不是我不想干活，是你非要雇吃多的长工，我只好往死里撑，吃饱撑得不能干活了。”“吃饱了撑的？”财主奇怪得把眼睁了有铃铛大。

豆腐老汉

“豆腐老汉”不算太老，离六十岁还差好几年哩，因长年做豆腐，辛苦劳累，腰弯得早，人老相，因此不到五十岁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他老婆死得早，有个女儿已出嫁多年，隔十天半月回来给他洗涮缝补一次。老汉成天做豆腐卖豆腐，走村串街，出出进进，活得挺精神，人缘也很好。

做豆腐挣的是辛苦钱，虽说世人有“一斤豆腐十二两水，糊油圪卤瞎日鬼”的说法，但想要做出好豆腐，除过点豆腐的技术外，非真工实料不可，非纯黄豆或白黑豆不可，一掺榨过油的豆饼就会直接影响豆腐的质量。

豆腐老汉每晚是先做豆腐后睡觉，因此忙到差不多是半夜才能上炕。头道工序是人推石磙，磨泡软了的豆子，这是以人代牲口的苦重活计。这天晚上他正在油灯下推磨，忽然从门外进来个人，朝他笑了一下后，什么话也没说，埋头帮他推起石磙来。这人是个人，有

十几年来，豆腐老汉以为是要来买豆腐，心想，今日的豆腐已经卖完，明日的豆腐到天明时才能压出来，这阵儿来不是白跑？想问问对方从何而来，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一是豆腐老汉平常就言短，二是觉得多嘴多舌的不合适，何况人家还帮你干活，干就干吧，有个帮手不苦轻些？

由于豆腐老汉的生产量不大，每天只做两板子豆腐，大约有半个多时辰，豆子就磨完了，那人朝豆腐老汉笑了一面后走了，并没说要买豆腐。豆腐老汉心想，明天早晨他来买豆腐时，得多给称上一块，补谢人家一下。

第二天早上这人没来，可晚上正是他磨豆子时又来了，还是进门对他一笑，插手就上了磨杆干活，同他一圈一圈打转转。这期间，豆腐老汉和这人说话，可对方没反应，问了几次后，豆腐老汉觉得这是个哑巴，不会说话。这人临走时，豆腐老汉用手比划着叫他明

天早晨来取豆腐，对方依然是一笑而离去。

此后，这人每晚必来，磨完豆子即走，不吃不喝，也不来取豆腐。十来天过后，豆腐老汉觉着有点不对劲。这是哪个村里的人？为什么要帮他磨豆腐？他隐隐觉得事有蹊跷，不可言传，千万不敢得罪这位不速之客。当然，他心里倒是平平的，没什么怕头，他觉得自己从没做过亏心事，因此也就不怕半夜鬼敲门。豆腐老汉已经觉察出这是个鬼了。

豆腐老汉全当没事似的每日卖他的豆腐，由于有鬼打帮，他苦轻了许多，精神显得更好了，做买卖也更厚道了。

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冬又一春，到麦收时节的一个夏夜，那个帮他推磨的中年汉子，在磨完豆腐后突然开口说话了，把豆腐老汉吓了一跳。中年汉子说：“从明晚起，我就不能帮你磨豆腐了，咱们今晚喝上几盅酒吧，相处了一回哩，算是讨扰你了。”豆腐老汉高兴地说：“这说到哪里去了？你帮我磨了这来时的豆腐，难得今晚愿意同我吃点喝点。今天正好有买回来的熟牛肉，我再炒两个菜，手到擒来，你坐下稍候。”酒菜上桌，豆腐老汉问说你为何明晚不来了，中年汉子说：“不瞒相说，我是个屈死鬼，原先是溺水而亡。我想早些投胎转生，就寻到了掌生死簿的判官名下，他说你每晚偷偷到人间去做善事，只消熬过一冬一春，便可提前转世。我见你每晚亮着灯干活，便来帮忙，现在工期已到，明天有个落水的替死鬼到阴间，我的出头之日到了，就要转生去了。”豆腐老汉叹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看来阴间也是如此。”

第二天，豆腐老汉依然是早饭后便推上推车出去卖豆腐，一上午把豆腐卖完后，推着空推车回家，每天几乎都是正当午时路过回村的一座石桥。桥下是一条不小的河，水流得虽然缓慢，但有一人多深。

当他快走到桥头时，见前面有一个刚走上桥顶的男人，头上戴着的一顶新草帽，被一股大风吹落到河里，那人赶紧从桥的那一端跑下去，沿着河堤去追水中漂游的草帽。追了不长一段，草帽漂到了堤岸边，那人脱了鞋袜挽起裤腿下堤去取。正当那人即将把草帽拿在手中时，草帽又开始往河心里漂动，那人不甘心，大探着身子去拿，谁知脚下的淤泥一滑，一

头栽入水中……豆腐老汉见状，撂下推车就去搭救，还好，老汉从年轻时就会耍水，总算把那人拖到了河岸边。由于救助及时，那人虽喝了几口水，但还清醒着，爬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后就能坐起身来了。那人是个中年庄稼汉，千恩万谢地走了。这天晚上，老汉正磨豆腐时，帮他推磨的鬼又来了。一进门不再朝他笑了，而是恼恨恨地对他说：“你这人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帮你磨了这些天的豆腐，好不容易有了个替死鬼，熬到转生的机会，可你却把那个替死鬼救活了，坏了我的好事。”豆腐老汉“哗”地想起了这个屈死鬼昨晚的酒后真言，他顿时觉得自己闯了大祸，实在对不起这个帮他干了一冬又一春苦累活计的屈死鬼。面对人家的质问，他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唉了一声，抱头蹲在地上。屈死鬼哭泣着继续兴师问罪道：“你说话呀，你为什么图恩不报反为仇，非要坏我的好事哩？”面对屈死鬼的追问，豆腐老汉哭神神地答道：“我……我一时心急就忘了你昨夜说的话，况且，我……我不能见死不救呀。”这句话说出来后，屈死鬼不哭了，他竟然慢慢地走到磨杆前，默默地又推起石磨来。你道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屈死鬼在想：我当初落水后，要是能遇上这么个好心人那该多好。还是帮他干活吧，只要是做好事，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

老婆老婆快开门

古时，一个小山村里有一户人家，女人死得早，留下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男人又当爹又当妈，好不容易把孩子们拉扯成人，父子仨又种地、又打柴、又打猎，没明没黑地苦受终于给大儿子娶了媳妇。按说，全家人理应在一起，为给老二娶媳妇而同心协力地干，谁知这媳妇是个贪心不足的人，什么东西也往自己的屋里搂，老嫌这家穷，常把老大骂抬不起头来。

老汉家寻思，与其闹不到一块儿，还不如趁早散伙，兄弟间成了仇人就不好办了，于是给兄弟二人分了家产，自己随二儿子一起生活。老汉家虽说也只五十多岁，但受了大半子的

牲口罪，咳嗽气短，腰腿疼痛，浑身都是毛病，把二儿子拖累得够呛，更不用说娶媳妇的事了。二儿子是个孝子，对老人扶起扶坐，熬药伺候，还经常对唉声叹气的父亲开导劝说，老汉家越发觉得对不住二儿子，有时居然恨自己为何不死，好给二儿子少个累赘。

老汉家有几次把麻绳扔上野地里的树杈间，想寻无常短见一走了之，但绳套往脖子上一搁，心里就下了软蛋。寻思，自个儿老也老了，干得是个甚事哩。自己死倒容易，可这样一死，二儿子怎么活人？外人会怎么看他？还怎么娶媳妇？想来想去这条道走不得，只好随

分从时地打发日子。老二有一块地在山洼里，种着糜黍，因是洼地，太阳晒着的时间短，因此庄稼成熟得迟，为防止野雀儿来扇啄，每天都得去照看，不然，穗头上最后就光剩个扎笤帚的卜篱子了。

每天，老二都是天色大黑了，野雀儿不见了踪影才往回走，这天他走着走着，见前面有一团亮光。这条路他很熟，知那光亮是从一座小山神庙里发出的，这种情况以往也见过，有时不知什么人，会在山神庙里点两支蜡烛，上几炷香及少许供品。他走近时从窗外朝里一看，哈，里面有四个人正围着供桌吃喝，细一看全都是生面孔，满桌子的盘盘碟碟，酒酒肉肉。

老二在地里照看了一天庄稼，也就干啃了两个窝窝头，肚子早饿得瘪塌塌的，忽然闻到酒肉的香气，馋得直流口水，于是，他把身子背在山神庙的窗口处，想等人家们吃喝完毕离开后，进去吃一些残羹剩饭。他在外面等着，心里又觉得很纳闷，咦？这是从哪里来的人，要到哪里去？为何要在这荒郊野外聚会吃喝？热腾腾的饭菜是怎来的？总不能是现炒现做的吧？山神庙里哪来的火灶？他觉得很是纳闷。又偷看了一阵子后，他的纳闷变成了惊奇，他见那些人想吃什么，就将桌子上的一个不大的葫芦拿在手中，口中念念有词地一摇，吃的东西便出现在桌子上。又等了好一阵子，还不见人家们有散席的意思，老二实在耐不住了，心想，若是回得太晚，一定会把老父亲急坏，不如向人家们讨点吃的，早点离开此地，于是厚着脸皮从庙门上撞了进去。庙门“忽隆”一开，把桌前四个吃喝的人惊得同时尖叫一声，眨眼间都不见了踪影，山神庙里光剩下老二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地上。他觉得很难堪，像做错什么事似的搓着双手，想向人家们道歉，可走出庙门朝外看了看，四下里黑漆漆的，既不见人影也听不到一点儿动静。

老二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桌上的东西，心想若有个大瓷盆，能将这些好吃的东西都倒上，就能端回去给老父亲吃，心里这样想，嘴里也这样说，学着人家刚才的样子，把桌上的葫芦拿起来摇了摇，喏！桌上果真出现了一个黑釉子瓷盆。他高兴极了，把肉菜都倒上后，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却又回过身来，将桌上的葫芦揣进怀里。他倒不是想要人家们的东西，是怕

留在这里被别人拿上走了，打算明天顺路过来时还给人家就是了，也好当面道个谢。

晚上回家后，老二向父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父亲毕竟年岁大了，经见得多了，老人把葫芦拿在手里端详了好大一阵子，缓缓对二儿子说：“孩子，这东西咱可千万不能留，明天一早你别管山神庙里有人没人，一定要端端正正地把这东西放到供桌上。爹告你说吧，这可是小财神们的宝葫芦，小财神就是毛鬼神，报复心可重哩，真要是得罪了他们，非叫

你家败人亡不可。”老二说：“爹，我明天一定照你说的办，可这宝贝咱就不能用一用？拣当紧的东西要上它一两桩？”他爹想了想说：“孩子，小财神们把宝葫芦没带走，是因为你是个孝子，想帮咱父子们一把哩，你说吧，想要甚哩。”老二不假思索地答道：“爹，我想要个贤惠媳妇，好给咱父子们管家。”老汉家笑了笑，随即洗手焚香，口中念念有词，意思是小财神们千万别怪罪俺孩子，若是能有个好儿媳进门，一切罪责由他承担。尔后，他把宝葫芦在手中轻摇了几下。这时，只听得门外传来清晰的敲门声，老二赶紧过去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一位羞羞答答的村姑，父子俩赶紧迎进屋里。

第二天一大早，老二媳妇用宝葫芦摇了三间瓦房、一头牛、一头驴，还有一些农具和种子。老二在去庄稼地的路上，把宝葫芦送到了山神庙的供桌上，还朝山神爷磕了三头。没几天，老二用宝葫芦娶媳妇、起瓦房的事在山村中传开了，老大急灵灵地跑来问究

竟，老二如实说了前后经过。老大眼瞅着老二的新瓦房与好看的媳妇，心中妒火中烧。他心

里直骂老二是个戳戾脑、蠢尸求墩，得了宝葫芦，不说是金元宝、银元宝，要的是牲口和

种子。有了钱什么买不来，还用在这穷山沟里窝着？于是，老大便死活要替老二去照看山洼里的庄稼地，想交一回和老二一样的好运气。一连照看了五天，晚上回来啥动静也没有，老大泄了气，不想再去了，被贪财的老婆骂了一通后才又起了身。路上，老大恼恨恨地咒骂起自己的老婆来：“日你祖宗的，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儿的尸求势样儿，你比那老母猪能强多少？真是人倒扯尸求蛋，说话老往人头上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受这臭婆娘的齁齁气，等老子得了宝葫芦，头一桩就要她两个俊俏女子，非把狗日的母夜叉气死不可。”

这天晚上往回走时，远远看见山神庙里明晃晃的，他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赶过去，探着脑袋从窗外一看，真有四个人坐在供桌前吃喝，那个宝葫芦直挺挺地竖在桌上。老大兴奋得两眼发光，弯腰从地上操了块石头，大吼一声冲了进去，想把人家们吓跑。谁知一进门便被人家设下的绳索绊倒，重重地跌了个狗吃屎，随即一根麻绳像蛇一样地把他缠了个结实。只听其中一个年长的说：“早就等上你这个忤逆不孝的王八蛋了，还想得宝葫芦哩，给你得上

个枣木楔子吧。来，把狗东西的屁眼里给美美地插上，回去叫他老婆拔去吧。”在老大的哀求和惨叫声中，他的屁眼门子上，果真被插入一个又尖又硬的枣木楔子，疼痛难忍，鲜血直流。在人家们的哄笑声中，他哎吱哎呀地逃出了庙门，一路呻吟着，一路小跑着……

到了自家的门口，因上身被绑着不能敲门，只好用肩膀去顶，里面关着，他一边顶一边哭

哀哀地叫喊道：“啊呀呀，老婆老婆快开门，枣木楔子楔死人，啊呀呀，楔得祖爷钻心疼…

…”

后来，人们知道了这件事，有的人见了老大后，便故意念叨“老婆老婆快开门”，把个老大羞得脸比猪肝还紫。

倒失鬼

汾阳人往往把喜欢恶作剧的人笑骂为倒失鬼，这种人惹人气、惹人恼、惹人嫌、惹人骂，但未必惹人恨。

有个倒失鬼已经娶了媳妇，按说该是到了懂事的年龄，不应再去弄什么荒唐事了，但这倒失鬼却说：“要叫我死巴巴地憋住气活，还不如给我根绳绳上了吊哩。没听老人们说吗，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若要改，除非枕头煨了灰。”

有一天，他在外村中碰到一个卖花盆的人，花盆这东西又叫瓦盆，是烧制而成，底子上都有一个窟窿眼，为的是水浇多了能漏掉，以防根部沤烂。人家挑着一担子花盆，大的套小的，一圈一圈的怪生沉。有个妇女想买两个小花盆，卖花盆的觉得买卖小所以不让价，还一手托起个小花盆，另一手操起根早已准备好的小木棍“当当”敲了几下，口口声声说他的花盆同别人的不一样，泥土好，火色足，别人的用上三年就碱烂了，而他的用十年也没问题。结果买卖没做成，那妇女撇着个嘴巴走了。倒失鬼听得有点不入耳，不就是个瓦盆吗，怎能死咬住是一口价？你敢是皇上？金口玉牙，说甚是甚，谁也不敢多吭一声？他本来已经走过去十几步了，却又弯回来对卖花盆的说：“你这花盆有没啦多眼眼的哩？”卖花盆的从未

遇过这样的买主，遂出言不逊道：“人还是一人一个屁眼门子，你要那么多眼子读欠甚哩？”

倒失鬼一本正经地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价钱是你说了算，东西是我说了算，你要没有，我走我的道就是了。”卖花盆的好不容易遇上个大口气的买主，就问：“你要多少？”

倒失鬼说：“一担子，你能挑动多少就要多少。”于是，两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说好了价钱。

卖花盆的要订金，倒失鬼指着斜对面的一家很讲究的街门说：“你也不看是什么下家，我就是这家的采办，花上百两银子都不在话下，何差你这几个小钱？你息心些送吧，一文钱也少不了你的，说你的货吧，到时可是一个一个地敲哩，破声卜塌的一概不要。”卖花盆的一看这家是高墙大院，柱柱门楼圆大门，知是有钱人家，又听了倒失鬼的一番底气很足的话，也就不再理论什么了。二十多天后，卖花盆的挑着一担子多眼眼的大小瓦盆进了这家的大门，对里面的人说你家订下的瓦盆送来了，是你家的采办订的。人家说我们

家没有什么采办，倒是有管家哩。结果把管家找来，卖花盆的人一看眉眼不对，情知不妙，

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还算这家富人不赖，低价买了这担子多眼眼的瓦盆，告下人垫上

些碎瓦片凑合着用吧，手艺人挣俩钱不容易哩，何况又受了人的捉弄。有一回倒失鬼赶集，看见一个可怜巴巴的老婆婆想问一个卖鸡蛋的买一颗，卖鸡蛋的说两文钱一颗，而老婆婆手里只有一文钱。卖鸡蛋的带着嘲笑的口吻说：“一文钱就想买

一颗鸡蛋？哼，你看我吃吧。”倒失鬼见状，从身上摸出一枚铜钱送到老婆婆手里，卖鸡蛋的这才给老婆婆拿了颗不大不小的蛋。倒失鬼看在眼里，骂在心里：“哼，看你也是个吃尸求毛大锯解的小气鬼，连一颗大一点的鸡蛋还舍不得给个穷老婆子，今儿非叫你难受难受不可。”他蹲下身来拿起一颗鸡蛋对着天上的太阳看了看，整个鸡蛋在阳光的照射下呈橙黄

色，他和颜悦色地对卖鸡蛋的说：“行，你这鸡蛋是新的，没啦息了黄，打荷包蛋没问题。”他所说的“息黄”，是指鸡蛋放得时间长了后，里边的蛋黄会呈稀散状。卖鸡蛋的一听这话来了劲：“伙计，还算你有眼力，这些鸡蛋不光是新蛋，有不少还是头鸡蛋，那营养可是足哩。不信你看看，这蛋上还带的血丝哩。”他所炫耀的“头鸡蛋”，是指母鸡生的第一颗鸡蛋。

卖鸡蛋的人面前放着一个小木桌，是白楂的，也是卖的货，旁边放着一只双系系的荆条